

從佛法的觀點帶出生命之意義 — 以《雜阿含經》與《大寶積經》為主要依據

王美瑤

臺灣大學哲學系碩士

臺灣是個地狹人稠的地方，因此競爭的壓力頗大。每天看著身邊的人不斷在往前跑，便覺得自己似乎不能不跑，不然就落後了。可是有時候並不知道自己應該往哪裡去，事實上也很少人天生就知道自己想要做甚麼、適合做甚麼。生命的過程當中本該是一連串的探索，跌倒、挫折、失敗都是生命中學習的必經歷程。可是在臺灣的社會，似乎失敗、挫折通常是不被容忍的，一次失敗就容易被冠上失敗者的標籤，家人的失望、責備、擔憂更成為沉重的負擔，使人無法放膽地往前探索生命。這樣沉重的氛圍，讓在臺灣的年輕人非常缺乏可以停下來喘息、思考、探索的空間。一方面競爭激烈，一方面又欠缺探索的機會與空間，於是，就形成了大家都在不斷不斷地奔跑，可是甚少人知道自己在為什麼而跑；大家每天都很疲憊，卻沒有努力之後有所收穫、充實的喜悅。

大家把價值交給社會去決定，於是跟著社會的價值觀盲目的賺錢，因為社會價值告訴我們，錢可以換到所有的快樂。可是實際上卻不然，許多人賺了錢之後卻不知道要做甚麼，於是只能淹沒在大吃大喝、消費購物的空虛寂寞裡。這些外在的表現只能證明給別人看，讓別人以為我很快樂，但實際上退下這些外表的包裝，我們可能對自己非常陌生。最後，上班的時候抱怨上班很痛苦，下班之後又覺得很無聊。我們似乎忘記賺錢的初衷，是希望能夠用錢去換取走上想要的人生目標、方向的道路。但是，如果根本的目標已經被我們遺忘，那麼即使賺了錢我們也不會快樂，因為我們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我們想要的、什麼又會真的讓我們開心，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錢應該拿來換什麼。

這就是我在大學四年級即將畢

業之際面臨的極大茫然。

看著同學積極地規劃畢業以後的事情，或者要出國深造、或者要找工作等，那時，我卻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茫然極了。社會價值告訴我，我「應該」工作賺錢，但我不知道我賺錢要拿它來做甚麼。逛街、唱歌、大吃大喝、看電影諸如此類之消費都不能令我感到真正開心，甚至，反讓我覺得很空虛。因此，我不能理解，為什麼我要花費一輩子大部分寶貴的時間工作，然後又把痛苦賺來的錢拿去換令我不快樂的事呢？這樣的人生意義何在？而且，為什麼我要為了跟別人一樣，或者為了遵循傳統而跟著所有人一樣工作賺錢、結婚生子，如此終老一生？有人告訴我，因為我要活下去，所以就得賺錢，不管喜歡或不喜歡，總得養活自己。但是更大的困擾是，我想，活在世上終將會死，那麼到底為什麼要努力做這些我根本不想做的事情以求苟活？只是為了活而活，這樣痛苦地活著到底要做甚麼？我又為什麼要努力去延續這痛苦的一生？這不是矛盾至極嗎？除了在世間的這些選項，有沒有其他的方向呢？

這些生命的困惑一直困擾了我好幾年，始終沒辦法整理出頭緒，亦無人可問津，一般人總是會告訴我，大家都這樣做你跟著就對了，或者說生命本來就是這樣，又或者說我想太多了，想太多只是自尋煩惱。但我始終不能認同這些說法，我認為生命並非本來如此，只是我們不願意去思考、探尋。不去思考生命的問題只是在逃避，但是躲的了一時躲不了一世，這些問題終有一天我們還是會遇見，那時候就會將累積多年未思考、未鍛鍊的問題連本帶利地都還給我們。

百轉千折，終於很幸運地讓我接

觸到佛法，聽聞佛法後，驚覺佛法的道理不但能夠解答我的這些生命疑問，還提供更高、更遠、更通達的生命道路。因此我後來選擇考取哲學所，專攻佛家哲學，並選擇生命之意義為碩士論文的題目。

著手找資料之後發現，生命之意義此一課題從古至今一直是一個重要的且不斷被探究的課題。重要在於，此課題探究的是生命根本而核心的問題：「為什麼要活在世上？」以及此問題伴隨而來的諸多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活著根本上會遇到的問題，因此這個探究會不斷地進行。

然而，透過回顧許多相關文獻，大部分在談生命的意義之課題，通常對於「意義此一問題在問甚麼」這樣的問題欠缺深入的、後設的反思與界說，以至於討論出來的生命意義經常與「價值」、「成就」等其它概念混為一談。我在這篇論文中指出，「生命之意義」此一課題被提問出來的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引領生命並提供未來生命的方向與方式，所以必須要扣緊這個核心的目標，才不會談論到後來模糊焦點。本論文將「意義」界說為：把事情解開成關聯要項而與世界或其他人事物關聯，進而編織進未來，使生命導向目標方向的動態過程。也就是，透過解開事情的各個面向、關聯條件，進而編織進入生命歷程的過程，某事物的意義便被彰顯了。由此，生命的意義指的是，把生命拆解為更基礎的項目，與未來生命的關聯。而生命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落實在世間是由眾生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點滴累積而成為生命歷程，因此可以將生命意義再分析成為：一路走來之所做所為與世界以及未來生命的關係與影響。因此，透過生命意義之反思，可以了解到目前生命何以變得如此，也能知道如果要朝著理想目標該怎麼做，這正是大家探尋生命的意義的目的。

將事物解開的意思指的是，因為事情並非固定且本來如此，是由許多關聯條件在時間流程上的變動組合，因此事情不是事情本身而已，也不只是等於在空間上占據的那固定的範圍，宜應將之放在時間的變化歷程動態看待。這是時間向度上的解開。而事情在不同的面向也能有不同的解讀，舉例來說，同樣是面對一片森林，學經濟的人看，也許看到的是木材的經濟效益，甚麼樣的樹種可以在最短時間成長，又能在市場上有很

高的價格。學房地產或畜牧企業的人來看，可能把森林看成是土地的浪費，於是把森林或者改成大樓，或者改成農場、牧場。而學森林學的人來看，則會看到的是地球的肺、動物的家、人類的侵奪。對動物而言，則是牠們的棲息地，亦是牠們角逐的戰場。這是在不同脈絡可以對同樣的事情做出的不同解讀。再者，不同的視角也能對同樣的事情做完全不同的解讀，例如愛迪生在成功發明燈泡之前，曾經嘗試過一千多種材料但都失敗，別人勸他說：「你已經失敗了一千多次，為何還不死心？」但愛迪生卻說：「我並沒有失敗一千多次，而是成功一千多次，成功地知道這一千多種材料並不適合當燈泡絲。」

對於事情不同的解讀方式，事情的意義也就被不同地彰顯。不同地意義解讀會很大地影響了未來後續的發展。如果我們想的是失敗了一千次，我們可能會非常地挫敗，所以後續的行動是退縮、放棄。但如果我們把這一千次都看成是成功，則我們心裡會充滿了正向積極的能力，繼續向前。這是第一層次意義的解讀，倚賴於我們對事情的詮釋。一般的書籍討論意義主要是討論在這個層次，且止於這個層次。

然而，生命世界的運作有其規則與道理，因此意義之萃取與編織並非大家可以完全任意認定。舉例而言，如果把森林視為只是木頭資源，不考慮其它因素而大肆砍伐，那麼，在賺進錢財的同時，水土流失、生態平衡被破壞等伴隨的問題，也會一併出現，長期看來會付出更多代價。因為把森林僅僅視為是木頭資源的詮釋，是不全面的。又或者有人殺了許多生命，但他私自將殺生的意義說明為「幫對方解脫」，所以認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死後一定會上天堂。像這樣的情況，並不會因為他將殺生的意義解讀成是「做好事」，殺人的行為就真的變成好事，而可以藉由這樣的舉動死後往生天上。因為在實際上殺生的過程中，不論是被殺的一方、殺害的一方以及殺害的過程，所產生的許多痛苦、瞋恨、貪婪、麻木不仁等心態，以及這些種種心態、造做將如何對於之後產生影響、變化，皆是殺害者沒有覺察到或沒有能力覺察到的。宣稱「殺生是幫助對方解脫」的殺害者，僅是抓取到這過程當中的極為零星且表面的特徵，甚至只是一廂情願的認定、錯謬的投射，以此就

要來做論斷事情，不僅是非常不夠的，還有可能錯得離譜。因此這樣所形成的論斷並不會符合實際上事情是如何在進行的情形。

因此，對於生命意義的編織，就不能只是靠我們個人的詮釋、解讀，而還需要進一步了解世間運作的道理。所以，並不會成為有些專家學者說的，成為相對主義，無所謂對錯、無從比較，只是眾說紛紜的情形。

佛教對於生命世界運作，有其深刻的觀察與了解，在佛教稱之為實相，也就是確實怎麼回事。透過深刻之觀察，了知世界的一切都在無常之流當中，由因緣條件推動，並且心路歷程為貫穿生命歷程的主軸。若能靜下來覺察，會發現世間的一切事物，莫不由心態為根本推動。所思所想推動出言行、造作以及選擇，而言行、造作、選擇以及這些所做的對周遭的影響與影響的回波種種，則編織成為我們的生命歷程。因此，練習用動態的、時間流程、因緣的方式看待生命，過去的生命造作累積許多心態，而這些心態與造作並非是靜態的，亦在時間之流當中繼續擴散它們的影響，並且互相激盪、交織、做各種的搭配而延續到未來的生命。心態的內涵正是生命之流導向的根本，如果喜歡求知、思考，便會朝向學校、圖書館聚集；喜歡暴力、權力鬥爭的，便漸漸聚集成黑社會。因此，如果我們探尋某件事物的意義是為了導向未來，那麼，應該著重的是在心態內涵，而非外在的部分。外在的東西是短暫的，而心態內涵會一直儲存在心態之流，也就是阿賴耶識中，奔流下去，甚至超越生死延續到下一波段的生命。如果真正在乎諸如「為什麼活著？」或者「生命意義為何？」如此格局較大的生命問題，真的在乎生命會走向哪裡去這樣究竟的問題，那麼便會同意佛教考慮到下一世甚至更長遠的生命歷程，並非杞人憂天，而是究竟地想要面對生命問題。

了解到心態內涵是生命之流導向的關鍵，那麼所要重視的，便是將事情解開成為關聯條件之後，怎麼樣在心態內涵上做編織，以及以將會把生命導向甚麼方向做為意義評判的依據，而非以能夠得到多少錢財、名利、成就來斷定其意義。

如此初步分析，便可以檢視，不經反思的生命、只是照著一般社會傳統而活的生命究竟有何問題。若不對生命加以觀察、反思，而只是照著社

會的習慣、本能喜好去活，於是了解心態內涵才是生命之流的主軸，以及會延續下去的其實只有心態內涵，正所謂「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因此絕大多數的傳統都是讓人去追求現世的快樂、物質的累積。但是過程的手段可能充滿了貪婪、嫉妒，甚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惡心。這些充滿毒素的心態其所編織出來的生命，將導向困苦的方向，即使想努力朝向所謂的快樂幸福，卻因為用錯誤的方式努力，或努力在錯誤的事情上，大部分的努力仍會被無常之流沖刷殆盡，而只能被動地由世界之運作將生命之意義透發為「苦」。這是一般世人不加檢視生命，其所透發的生命意義。

區別於此，佛教提供兩條可以彰顯不同意義的生命道路。一是解脫道，由於知道世界是無常因緣而生，根本上是空性而清淨、寂靜的。因此，透過修行，便將生命的情形轉換成根本上一貫清淨、寂靜的情形，而使生命之意義轉而成為清淨、寂靜。另一條為菩提道，一樣了知世界是空性因緣生的，就連所謂的自己也是，而打通苦樂之感受，只是關注在因緣的流轉變化的。由此，將無盡的生命歷程轉換為無盡的修行歷程，而將因緣打造成為最圓滿高超的覺悟，並用以度化眾生。菩提道修行者之生命意義便轉變成為無限的開展與成就，以及救度眾生。

佛教所提供的解脫道與菩提道的道路，十分高超，之所以將之帶出，是希望呈現佛教提供的道路是十分完整而究竟的，只要隨順著佛法所提供的道次第行走，世界打開成無限寬廣，不必擔心生命意義會突然空虛，不必擔心死後空虛，生生世世都能一貫地行走，而終成就究竟的生命意義。